

张彤云: 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93岁的油画家张彤云,是此次参展艺术家中最年长的一位。解放初期,身在香港的她听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的消息,毅然决然北上求学,如愿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张彤云创作于1960年的代表作油画《祖国》,就取材于这段难忘的经历。“怀着对新生祖国的向往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愿望,我1951年到北京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走上艺术之路,圆了我学画的梦想。”张彤云在口述史采录中说道。此次展览展出了张彤云《祖国》的创作笔记手稿,半个多世纪前的纸张早已泛黄,如实记录

着画家创作的心路历程。

回顾一生,她不但圆了自幼喜爱画画的梦,而且用画笔表达了对祖国、对创造世界的劳动、对劳动者的人民的激情。“用自己的画笔表达了我对祖国、对创造世界的劳动、对劳动者的人民,对他们的激情。对我关爱的学生们我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们筑就了造型艺术基础的平台。”张彤云说,“‘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艺从教半个多世纪,深深体会这是至理真言,它引导我朝这方向努力,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使我今日感到无悔今生。”



■张彤云作品

梁世雄: 丁衍庸教导我素描注意整体



国画家梁世雄钟情家乡南海的优美风光,也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走遍祖国江山汲取创作灵感。从青藏高原到西沙群岛,都留下了他写生的足迹。1965年,时年32岁的梁世雄进藏写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批进藏写生的画家之一。在西藏之行中,他留下了大量的创作笔记、速写、素描,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多幅西藏题材的人物作品。

梁世雄素以山水画闻名,数次个展中多展示其山水画作,此次口述史汇报展中,不但展出了梁世雄西藏写生的多幅精彩的人物佳作,而且还展示了他当年的多部写生手稿,使观众得以近距离了解艺术家不常示人的艺术面貌。梁世雄回忆当年广东省立艺专校长丁衍庸给他上素描课的情形时表示,丁衍庸是



■梁世雄《深谷晨曦》20世纪六十年代

留日回国的,搞野兽派,名气很大,他也教素描。我画的素描很认真、很细心,他看了说我不够整体,他说不能过于执着变化,然后他给画面擦了两下就好看了。

吴华先: 某一天数码绘画会成为独立的画种



■吴华先《秋山》2000年

平板电脑的出现,进一步地引起了我利用电脑画画的兴趣。以前叫“电脑画”,我现在叫它“数码绘画”,因为实际上它是数码的,因为电脑软件最小的元素就是像素,它的算法就是二进制的,它系统的组成都是通过数据与代码形成的。我觉得将来的某一天数码绘画会成为独立的画种。

我目前主要是用苹果iPad,它有一个软件叫SketchBook,翻译成中文就是速写本。我平常画画的软件叫Procreate。这个软件很好用,画起来相对自如,我想,我会一直画下去的。当然,我现在年纪关系,今年90岁了,这个任务或许要在下一代才能完成。

廖慧兰: 我的创作一直以来都比较贴近生活



廖慧兰今年83岁,在口述访谈中,她讲述了自己走上艺术道路的缘起、艺术历程以及艺术创作观念等诸多立体丰富的内容。据廖慧兰讲述,在兴趣的带领下,她考取了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中,成为当年广州考取附中13名学生中唯一的女孩。开学典礼上当时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胡一川动情的演讲,至今想起,廖慧兰依然清晰地记得胡一川院长曾说过“伟大的国家就应该有伟大的画家”,这让廖慧兰心潮澎湃,她意识到原来个人兴趣还能跟国家命运勾连起来。后来在附中的学习使廖慧兰确信艺术为国家服务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她一生的创作基调。廖慧兰说:“小时候长辈们经常演《黄河大合唱》《国际歌》,演《放下你的鞭



■廖慧兰《广东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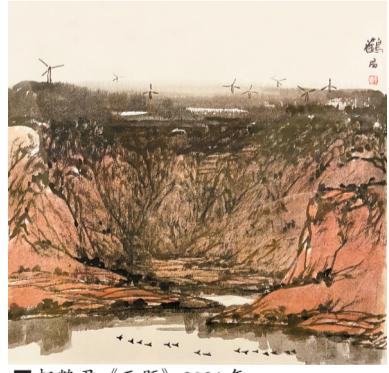
子》,所以我自小这种革命心情是就受舅舅、表哥、妈妈、爸爸的影响,我是比较倾向于这种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从小就是觉得应该起到这种宣传鼓动的作用,能够让自己也警醒,让群众也能够警醒,所以我一直以来的创作都是比较贴近生活的。”从此次展出的《乡村放映员》、《南海渔妇》、《瑶胞阿桂》等雕塑作品中,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到艺术家的创作理念。

郝鹤君: 我的画有“土腥味”



此次参展的国画家郝鹤君及雕塑家廖慧兰其艺术生命都起步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学(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口述访谈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及附中生活对其后艺术历程的深远影响。

作为1954年附中创办以来的首届学生,郝鹤君对附中充满感情,对他而言,附中岁月是受用终生的精神财富。他在口述访谈中说:“附中给我这一生受用不尽的,就是一种向上的、不服输的一种精神。”郝鹤君说。附中在专业和思想品质上为他奠定的坚实基础,使



■郝鹤君《无题》2021年

他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他说,“艺术表现有一个深度,你光是表面的画,有一定的写生能力,有一些人可以,但是你想把它画得有深度,你不去老老实实地深入下去,在那里反反复复地研究一下之后如何表现,你画出来的东西始终是感觉这种泥土味不够。我总结自己画的特点,如果是笼统一点来讲,我的画有一个土腥味。”